

让我们向着光亮,前行

——女儿入职感念

□雨后芭蕉

我的宝儿终于踏上社会,开始了正式入职的工作(值得一提养了整整28年),从牙牙学语到读书,饮食起居基本都是她亲爱的老外婆操持,老外公负责接送。

从女儿小学到高中,再从大学到国外留学四年,这其中的艰辛只有我自己知道。作为一个单身母亲,我时常感念我不是一个人,我有爸爸、妈妈和弟弟、弟妹扶持,我很庆幸,也很幸福。

看着手机屏幕上宝儿发来的入职消息,我的手指轻轻抚过那张笑脸,仿佛能触碰到她新生活的温度。眼泪,毫无预兆地滚了下来,是咸的,也是甜的。

这眼泪,是给宝宝儿的。我的宝儿,终于羽翼初丰,要独自去闯荡那片我曾为她日夜忧心的天空了。从她在我腹中第一次胎动,到如今亭亭玉立地站在人生的新起点,这28年的光阴,像一部被反复回放的老电影,一帧帧在眼前闪过。每一个镜头里,都有我的老母亲和老父亲坚定的身影。宝儿牙牙学语时,是母亲不厌其烦地养育,是弟弟驮着宝儿在肩头;风雨交加的晨与昏,是父亲那辆车后座上,裹得严严实实的保温盒。他们用家人无私的爱,替我撑起了宝儿的童年和少年以及整个学生时期,也让我能够心无挂碍地为生活而打拼。

这眼泪,也是给自己的。一个人的路,走了太久。当婚姻的船在中途搁浅碎裂,留给我的是一个嗷嗷待哺的女儿,和一片望不到头的狼藉。多少个深夜,独自面对四壁,那种要把人吞噬的寂静和恐慌,至今想起仍会心悸。经济的拮据像一条无形的鞭子,精神的孤寂又如影随形。我学会了在至亲面前藏起所有泪水,把疲惫捏碎了咽进肚子,换上最平静甚至最乐观的面具。只有等到万籁俱寂,整个世界只剩下自己呼吸声的时候,才敢放任那些心酸、委屈、恐惧和迷茫,化作枕边无声的潮汐。

然而,我的眼泪里,绝不仅仅是苦涩。更多的,是一种近乎奇迹的、饱胀的幸福感。这幸

福,来自我的原生家庭——我那永远的后盾。爸爸妈妈从未说过一句抱怨,只是用他们布满老茧的手,默默接过了我生活中最沉重的部分。弟弟和弟妹也尽己所能地支持着我,给宝宝儿买新衣服,带她出去玩,甚至出学费,上大学时给她买手机、电脑、相机,只要他们有时间就毫无怨言地接下照顾的任务。永远忘不了,弟妹对我说的那句话:“姐姐,只要我有一口汤饭吃,绝对不会让你喝汤。”这份毫无保留的亲情,是我在人生至暗时刻永不熄灭的那盏灯。

这幸福,更来自宝儿本身。她是我的软肋,是我的铠甲。她从小便比同龄人多了几分懂事,知道妈妈不容易,学习很少让我操心。她会在外婆咳嗽时主动递上温水,会在外公腰疼时用小手笨拙地捶打。留学的四年,她也曾半工半读,去做“小蜜蜂”,却因低血糖而半路摔跤,双腿都是淤青,视频里总是报喜不报忧,把眼泪和想家都留给了自己。如今,她学成归来,顺利入职,步伐坚定。看着她,我就觉得,过去所有那些含泪咽下的苦,都酿成了今日最醇厚的慰藉。她是我用全部心血浇灌出的最骄傲的作品。

我知道,从今往后,她的人生舞台将越来越广阔,而我,将慢慢退到幕后,成为她最忠实的观众。我的使命,从“全力托举”渐渐转向“静静守望”。

我站起身,走到厨房,准备给自己煮一碗简单的面。锅里水汽氤氲上来,模糊了窗玻璃。我仿佛又看到了多年前那个抱着幼女、茫然的年轻母亲。我想走过去,抱抱她,对她说:“你看,我们都挺过来了。而且,我们收获的,远比失去的,要多得多。”

宝儿入职了,她的人生新篇章开始了。而我这个母亲,终于能带着满心的祝福和一点点“失落”安然入梦。

我知道,明天太阳升起时,我的宝儿会在她的职场努力发光,而我,也会继续我平凡却充满力量的生活。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,向着光亮,前行。这,就够了。

邻里

□邵迪

一

以前,书中读到“远亲不如近邻”这句话,没多大感触。

我年轻时住在农村小镇,平时上班带孩子,碰见邻里,多是点个头,随口应答几句,扯出抹微笑。等到孩子读小学,搬到了县城,蜗居在八十平方米的商品房,上下楼梯见到的都是陌生的邻居,似乎也没有搭话的必要,各走各的。

第一次跟楼下邻居有深刻的接触,是因为吃饭拖拉椅子的声音,导致他们走上了三楼,跟我理论。后来诸如:走动的频率快了,脚步声重了,拖鞋不跟脚,跟地板摩擦过分了,楼下夫妻俩数次冲上我家门口。我心里觉得比较憋屈,感觉楼下这家也太不好相处了。忍了近十年,后来考虑房子采光不怎么样,面积也小了点,就置换了。

这个事情告诉我,邻居很重要,邻里关系更重要。

置换的是一套南北通透三间朝南的商品房,位于四楼。这套房我住了将近二十年。

说实在的,你要问我,这一幢这个单元,都住的啥人,在哪个单位,我未必一个个答得上。

我的右舍,是公务员夫妻,俊朗的男主人,脸蛋圆圆的女主人。平时借个东西,小区有些俗事,便会闲谈几句,家里有时兴瓜果,也会相互赠与。有几次,女主人还拎了油带鱼、安康鱼鲞来敲门。放下手中的鱼,还交待,“我家车棚门没锁,冰柜还有好多油带,喜欢吃,自己再去拿。”她娘家捕鱼的。

这是我最早接收到的来自邻居的关怀。后来,因她小孩去市里的学校读书,随后夫妻俩工作调动,再也碰不了几面。现在她家的房子也租出去了。

楼上一位老大姐,是幼儿园退休老师。说话爽朗,声音洪亮,几个楼层都能听到。我跟她曾有“革命友谊”,起因是小区房子交付的时候,墙壁起沙,一起找过房地产商的“麻烦”。

老大姐的儿子要结婚时,我们已经入住。一天,她敲响了我家的门。

“你儿子呢?”

“在房间里。”

“明晚我家要相喜,让你家儿子去压床。”她笑咪咪的,言简意赅说了几句。

“行,晚几点?”

……

回头儿子开开心心拿回一个红包外加一包喜糖。

这个小区这个单元楼,虽说认识的邻居不多,但住得安心。没听说有什么因为晾晒滴水,或者门口乱堆杂物,或者早起磨豆浆、晚上打麻将等琐事吵闹的。

二

去年,我又住回了农村小

镇。一则因为婆婆年事已高,二则自己本身就在农村小镇工作,遂把老家重新装修了一下,回归“从前车马慢”的生活。

老房子属于旅游景区的临街房,居住环境变样了,白日里有点吵闹,但夜里极安静。大院子里只有两户人家,隔壁租户是做小吃食的,自己家就在我们院子的后面,晚上不在租房里住。

拔草,清理垃圾,整掉乱七八糟的晾衣绳、搁置的旧窗、腐烂的木板以及碎石砖块,替换成了不锈钢晾衣绳、落地钢管晾衣架、花卉盆栽、太阳能庭院灯……整个院子焕然一新。

生活不能亏待自己,活在垃圾堆还是活在花园里,全靠个人选择。

事实上,人是可以相互影响的。隔壁的租户,见我这么爱干净,她慢慢地不在院子里堆废旧的硬纸板了,也不在我家后门对面晾晒内衣了,去了我购置的晾衣设备上晾晒;再之后,她会把我挂在屋檐下的湿衣服拿到庭院晒,刮风下雨天气还会提醒我,帮我收衣服。我深刻地体会到“远亲不如近邻”的含义了。

当然关系是相互的,共用一个院子,我想在院子放大物件,包括清扫整理移除旧物,都会征求她的意见。

我喜欢网购,她年长了点,比较传统。我购了时兴东西,都会分一些给她,她有好的东西也会回馈我。她熬的本地小吃“海石花”很好吃,每次熬了会提醒我:自己来拿,直接电锅舀。

这是一段非常好的邻里关系。

再说一件温馨的事。前几天很晚的时候,我看到商品房邻居通过业主群加我微信的消息,是我们楼下的邻居。加上后,我纳闷询问,出了什么事?她问:“你家一个人都没在吗?从下午起,就觉得你家卫生间一直有滴水(放水声),到我下班回家,你家卫生间仍有流水声,这不正常……”

我婉转地请求,能不能帮我去查看一下,关个水龙头?当时是晚上10点。她爽快地回复,让她老公上去。我给了开门密码,她老公上楼,进我家,帮忙关了卫生间的水龙头总阀门。

半个月后,我回城拿东西,往她家门把手挂了些水果。留言:“中国好邻居,谢谢。”

如今,住在农村老家,积攒废纸盒的老阿姨邻居经常给我自家种的农作物,对面开小烧烤的店铺邻居会送我自己包的饺子、做的青饼,同样养宠的一户人家时不时摘个三瓜两果,放我家窗台……其实,我家开火少,但没关系,我可以转赠附近的邻居。

我喜欢这样的邻里关系,如细水长流,温馨隽永。



AI制图